

吴风越雨

灯下书

古代无锡大运河上的外国人

| 张月文 |

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自古至今是条“黄金水道”。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以大运河为主动脉的水路交通,沟通起南北,连接起中外。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9月3日至6日在无锡举行。在此之际,无锡日报报业集团邀请无锡专家学者讲述无锡运河故事,期待续写运河新篇。本期由惠山古镇景区文化总监金石声、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文旅学院副教授刘晴,介绍一下古代无锡大运河上的外国人。

“漂”到无锡的朝鲜文官

“崔溥是1488年‘漂’到无锡的,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弘治元年。”金石声对于朝鲜文官崔溥的水上“历险记”多有研究。在锡惠公园内,锡山西北麓还树有一块“崔溥先生锡山事迹纪念碑”。崔溥从济州岛渡海回家奔丧途中遭遇海难,后在中国浙江获救,由中国官员护送,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水路经北京至丹东再返回朝鲜。崔溥也因此成为明代行经京杭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正是这段行经京杭大运河的历程,让崔溥与无锡有了交集。他用汉文日记体写出5.4万多字的《漂海录》中有关无锡的记录是这样的:

“十八日,至锡山驿。是日晴……四更,到锡山留泊。十九日,至常州府。是日晴。诘朝,无锡县知县——忘其姓名——来遣僮服。”

“崔溥就是由锡山驿进入的无锡县城,自南向北,一天一夜,完整穿越了大运河无锡段。”刘晴就此写了一篇论文,从崔溥的《漂海录》看大运河无锡段的驿传系统。崔溥在文中虽然不记得无锡知县的姓名了,但他记得无锡知县给他们送吃、送穿,热情迎接,对无锡人民的友好之情他记忆深刻。金石声查阅资料后得知,当时接待崔溥的无锡知县名叫何英,道州人,弘治元年至二年任无锡知县。不但如此,崔溥还记录下了望亭巡检司、高桥巡检司、进士坊等无

锡运河坐标,对研究无锡运河历史、复原无锡运河遗迹很有帮助。

日本使节笔下的无锡驿站

崔溥当年的大运河之旅是从南往北,日本使节策彦周良则是由北向南沿运河而下。1547年,明代嘉靖年间,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第二次来华,沿运河考察。难能可贵的是,这位遣明使把他的运河之旅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下来,包括途经运河全线的驿站和巡检司,各地官署的外观仪容、沿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庙宇、江南的人文风貌等等,其中不乏无锡运河沿岸的精彩。金石声也注意到了这段历史,令他惊喜的是策彦周良对锡山驿以及惠山寺的记载。

锡山驿,古时在无锡县南门外,宋代于此设置驿站。“策彦周良所见是明正德六年重修后的驿站。”金石声介绍,策彦周良详细描述了彼时锡山驿的样貌:驿门竖揭“锡山驿”三大字,门左右有二门,一门额有“传宣”二大字,里有“儒绅”二大字。一门面有“驻节”二大字,里有“登俊”二大字。又有一门,横揭“业桂坊”三大字,用第门坎。刘晴感叹,锡山驿作为无锡大运河上的主驿站,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而今,锡山驿在南门外淘沙巷仅留一旧址,如若能够恢复锡山驿,策彦周良的记载就是最好的参照。

有这么几张清末老照片:瑞士人拍的黄埠墩、以锡山为背景的黑人游船照、上海法租界巡捕与金莲桥的合影……运河城市无锡,生来有着开放与包容的友好性格,各地的人与文化随运河之水流转千年。几年前,一位日本友人曾按照策彦周良日记所记,沿古运河重访其当年所到之处。这位友人到无锡时,到访了惠山古镇景区,金石声作为工作人员接待了他。金石声感叹,如果今人也能沿着大运河重走策彦周良之路,必将加深中外友谊,光大运河文化。

走云连风气如虹

| 雷雨文 |

邵燕祥先生在庚子年的八月一日安然去世了。噩耗传来,引来一片悼念缅怀之声,大家从不同角度,送别追思这位令人敬重的写作者、思想者。我与邵燕祥先生并无直接交往,偶尔遇到他的哥哥邵平先生,也只是随便聊聊他们的家世渊源。邵燕祥先生在地处中原的大象出版社出版过《邵燕祥自述》,应该是在耿相新兄主持社政的时候。岭南的林贤治先生曾主编一套随笔丛书,有黄裳一本,似乎也有邵燕祥一本,给人的印象,邵燕祥是一位杂文作家,或者说是散文家。

但,实际上,邵燕祥是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的。我的家乡诗人徐玉诺,祖籍是鲁山人,也经常被我父亲所提及。中原还有一位诗人苏金伞,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而昆阳往南就是南阳,是的,就是庾信与岑参的南阳,文风很盛,出了不少写作者,有小说家,也有诗人,如痖弦等。当年,碧野、谢冰莹、臧克家都来过此处,臧克家的新诗《春鸟》就写于我们校园西边的一个村子里,叫做寺庄,也许村子里是有寺庙的缘故?

邵燕祥出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3年,是在当时北平城里的礼士胡同,他的母亲是满族。邵先生考证,礼士胡同原来叫驴市胡同。因缘巧合,风云际会,本来要南下接收的邵燕祥,大概是因为柳荫或者牛汉的缘故,就留到了开国之处的北京,命运轨迹就此改变。留在北京的邵燕祥,躲过了不少政治风浪,但在1957年还是成为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其间曲折坎坷辛酸煎熬,此处不赘。邵燕祥在进入改革开放之时,调入《诗刊》,与严辰、邹荻帆、柯岩等合作共事。在《诗刊》编辑部,他一览众山小,接触了解了中国诗坛的林林总总,但毕竟是饱经忧患之后,对世相百态的了解更为练达从容,可还是跟不上形势,而大致是在某次清理整顿之后,邵燕祥就基本退出了这家杂志社,投闲置散,自我放逐,远离是非,避开喧嚣,不大去写新诗了,而是另辟蹊径,以杂文、散文行走于大江南北。

但邵燕祥先生的本色毕竟是诗人,成就高低姑且不论,他怎能忘情于诗歌呢?细读邵先生于己亥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品诗》,简直就是中国大陆新诗发展脉络的一册简史别传。在这本书的大致四十余篇文章中,邵燕祥先生提到了不少诗人,这在资讯泛滥迭代加速的当下,多少名字实在是久违而陌生了。但邵燕祥以史家的眼光、编辑家的严谨、诗人的敏感情热,或评论这些诗人的作品,或追怀这些诗人的生平,或钩沉这些诗人背后的秘辛,真是琳琅满目,令人感慨万端,也五味杂陈。

邵燕祥说新诗的代表人物,谈到了继郭沫若、艾青之后,本来

有希望的是公刘“领衔一个时代了”,但“没多久,盼来的却是意外之灾,公刘落难了。我们对‘公刘时代’的期待落空了”。“诗人是以他的血泪灌溉了诗,也灌溉了活的记忆”,邵燕祥如此说道。

邵燕祥谈九叶派诗人,说到了穆旦、辛笛,也说到了绿原、牛汉、屠岸、曾卓、黄秋耘、黄苗子、蔡其矫、丽尼、傅天琳、胡昭、荒芜、丁图,这些人,有的为世人所知,有的真是不大为人所知道了。邵燕祥先生有一篇《1963年的邂逅》,是追忆与诗人孙静轩在西南重庆的一次偶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各自走过坎坷的路\我和你你不期而遇,在这遥远的山城的街头\南方的冬天,本来不该寒冷\但此时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不远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但温泉属于别人\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挨肩坐在长凳上,相对无言”……据邵燕祥先生回忆,那个时候已经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时节,孙静轩本来要约他一起小坐喝茶聊天一诉睽违多年之状。但邵燕祥为了避嫌,担心被人看到两人私自在一起而被举报,就只能在乱纷纷闹哄哄的众目睽睽之下说些不疼不痒的话,这样的心有余悸,这样的故友重逢,现在的有些人,也许都不大敢相信了吧。

邵燕祥先生对旧体诗很是关注。他自己也写旧体诗,并且还提到了胡适先生的旧体诗。他谈到了聂绀弩的诗,邓拓的诗,张宝林的诗,尤其是荒芜的旧体诗,牟宜之的诗,李汝伦的诗,这是他写给一位名叫冯立三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的。邵燕祥先生从同光体诗人一直说到当下,纵论古体诗的蓬勃发展不可小觑,他还提到了所谓被郭沫若视为弟子的陈明远,还有杨宪益、胡适之等人,真是视野开阔,令人叹服。南大苗怀明教授不同意北师大名教授王富仁先生关于旧体诗不能进入当下文学史的主张,力陈作为唐诗宋词国度的此一文脉不能中断的理由种种。这样看来,苗怀明教授与邵燕祥先生倒是主张一致了。

有意思的是,邵燕祥先生也提到了一些诗坛评奖的内幕,他所知道的一些诗坛风云的雪泥鸿爪。邵燕祥先生用很长的篇幅解读诗人童蔚的诗。童蔚是现在唯一健在的已经百岁的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女儿。童蔚的爷爷叫童雋,是东南大学建筑系的著名教授,她的父亲童诗白是清华大学的知名教授。据说,郑敏的爷爷王允哲与《宋诗精华录》的编选者陈衍是朋友,也雅好诗词。

需要说明的是,邵燕祥先生的《品诗》,他很自谦地说绝对不能与司空图的《诗品》相比附“妄攀”,此书是郭枫先生领衔主编的“新地文丛”之一种。郭枫先生今年也已经九十周岁了,他的夫人是江苏的前辈散文家苏叶女士。



斑斓

摄影 邓艾菁